

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

774

主編
虞和平



- 文教·文藝
抗戰文藝論
抗戰文藝選
抗戰五部曲
抗戰戲曲集（第二輯）

 大衆出版社



抗戰文藝論選
抗戰五部曲
抗戰戲曲集
(第二輯)

虞和平 主編

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

774

文藝 文教

大眾出版社

抗
戰
文
化
論

抗戰文藝論目錄

斌林

從民族文藝到抗戰文藝(前言).....胡春冰

抗戰進展中文藝作家的任務.....胡春冰

論當前需要的文藝.....黎覺奔

文藝總動員.....胡春冰

二

論戰爭與文藝.....周行

現階段的中國文藝與戰爭.....馮鑑昆

論民族戰爭與反戰文學.....潔孺

三

- 抗戰文藝簡論 林煥平
論抗戰文藝的本質 潔 瑞
抗戰文藝的方式 羅汝榮
抗戰文藝創作運動 胡春冰

四

- 抗戰的報告文學 潔 瑞
現階段所需要的詩歌 蒲 萌
抗戰戲劇到鄉村(集體意見) 胡春冰等

五

廣州文藝座談會紀錄(九三七·二·廿八)

總序

年來國際糾紛已進入最嚴重階段；不惟中華民族的歷史將由此開一新紀元，即世界歷史亦將劃一新時代。我們既不能白讓他人去推動這時代，以支配我們命運；則必須努力來推動這時代，以爭取我民族的生存與榮耀，國家的獨立與平等！

在此大時代的中華民族陣線上，我們出版界是精神的戰士，責任非常重大。本報同人，認識此點，時刻在檢查自己，督促自己，務求于此大時代中站住我們的崗位，勉盡我們的責任。一年以來，本此精神，賴各同人的努力，對於業務，改進固多。然若以言有若何成績足以告慰我愛護本報的同志，實覺慚愧。

溯自平津京滬相繼淪陷，我國文化中心區域的重要機構，橫遭敵人摧毀。華北華東等地著名的報紙雜誌，相繼停刊；我們痛心之餘，深覺各地文化事業的遭劫，

直接增加了我們的責任。因此，本報同人特組織圖書出版委員會，來分擔抗戰救國的義務，增加殺敵鋤奸的工作。我們預定的計劃，是以剩餘的勞力，用合作的方式，編印各種叢書和期刊，以供給大眾的需要。現第一期決定彙編本報關於抗戰救國的言論和文藝等項，名為「中山日報叢書第一輯」，暫時先出「怒吼之中國、保衛大廣東、國家高於一切、生活在空襲中、九國公約會議概觀、抗戰文藝論」等六種。此後若環境許可，當續出叢書第二輯或其他專集期刊等類。對於社外同志的著作，如適合時勢需要，願由本社出版者，亦甚表歡迎！

本社同人，自知見聞未周，能力有限，但責任所在，亦不敢坐失時機，稍自暇逸。深望我愛國同胞，熱心讀者，隨時予以督促和匡正，使加重到我們身上的責任，因得到助力而能够龍勉負荷。以致遠道，那真是感激不盡的。

李伯鳴
廿六年雲南起義紀念日序於廣州

總序

神聖的民族自衛抗戰，揭開序幕以來，經過半年的英勇搏鬥，已經轉入到最嚴重的階段了！我們要緊握住最後勝利的保證，從今日起，不惟要展開更英勇的全民抗戰，而且要更深刻的認識民族生存自衛抗戰的意義。人人須知：這是四萬萬五千萬炎黃華胄生死存亡的決戰，這是現代中國光榮的劃時代的艱巨荷負，這是世界正義人道與世界和平樂利相互消長的最後體驗。凡是有血氣的中國人，均應抱定絕大的決心，堅持必勝的信念，為這「神聖的抗戰」而貢獻其一切，以突破敵人的侵畧陣線，保障中華民族光榮的生存與發展！

在平時，報紙是民衆精神的糧食；但在這時，牠應該是精神的武器，牠應該成爲我民族生存自衛抗戰中精神的長城！德皇威廉第二在歐戰敗績之後，很憤慨地承

認：『此非戰之罪，而係德國無泰晤士報之故。』我們身爲報人，當這大時代的來臨，凜於責任之重大，時刻在戰戰兢兢自視如前線的戰士，等篇幅於戰場，一字一句，無殊爲砲彈爲坦克，秉效命沙場的精神，爭取文化抗戰之勝利。

可是，文化抗敵的工作，任重而道遠，欲達最高之目的，自非浮言虛詞所能倅致；所以我們一年來，念茲在茲，毋敢稍懈，對於立言紀事，特別注意於下列幾點：

- 一、發揚民族的精神，培養抗戰的實力，闡明政府的政策，擁護領袖的主張；
- 這是我們當前最大的任務。

二、鼓吹組織民衆，加緊軍事訓練，充實民衆的自衛力量；鼓勵士氣，提高抗戰精神，廣佈我將士忠勇壯烈的事蹟；擴大兵役宣傳，喚起國民抗戰意識；協助籌募戰費，發起慰勞捐輸；普及防空知識，灌輸國民戰鬥技術；這是我們努力工作的目標。

三、揭露敵人侵畧的陰謀和摧毀文化屠殺難民的暴行，暴露敵人破壞和平和毀

滅人道正義的真象，使世人咸知我不只爲生存而戰爭，亦所以爲保障世界和平與維護人道正義而戰爭之真諦；這是我們嚴正光明的方略。

四 在抗戰進行中，對於同情我們的友邦，固然誠摯的信任；即對於世界各國，亦應表示我民族生存自衛的立場，務使其了解我們是爲抵抗侵略而戰，是爲擁護國際和平條約而戰，取得他們的同情與實際的援助；這是我們熱誠真摯的要求。

我們報人的認識，譬如上述。一年來主編中山日報的態度，自然離不了如此範圍。——不但我們採訪的方針是如此，選材的標準是如此，言論的方向是如此，而且編印這類叢書的準繩，也是如此。

究竟目前出版界的現象，不免令人太失望了！一般坊間出版的書報，雖然好些是抗戰化的，但因爲由於「文化商人」所主持，往往有不少粗製濫造、改頭換面、欺謊讀者、高價牟利的讀物出現；這類讀物，毒害讀者，增加讀者的負擔，而且無形

中阻撓抗敵力量的發揮。這是一點。抗戰以來，全國的精誠團結，前線將士的英勇殺敵，後方民衆的熱烈情緒，深深表現着中華民族前途的光明。然而，不幸得很，近來論壇上常常流露出爲政爭工具的爛調，這不惟對於時代的觀察錯誤，且將直接引導民衆走入迷途，間接分散中華民族生存自衛的「神聖抗戰」的力量，影响所及，危險非常。這又是一點。

爲了要糾正出版界上述兩種嚴重錯誤的傾向，所以我們於刊行日報和夜報之外，復有編纂叢書之舉。一來發願要身體力行，在文化戰線上做個急前鋒；二來希望全國的知識份子，統一抗戰的理論，充份發揮全民抗戰的力量，以求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。

陳 淦
廿六年除夕

從民族文藝到抗戰文藝

胡春冰

一九二七年的廣州文藝界

(一)

在全國，一九三七這一文藝年，是由民族文藝到抗戰文藝的一個階段，在廣州則更有其獨特的劃時代的意義——一九三七是廣州文壇的文藝復興年。

自從一九三三，廣州地方當局，大舉撲滅文藝以至於文化的時候，以前作者俱樂部少的三巨頭，羅西走上海，胡春冰被捕，只賸下厲子樵守住了廣州的大營。在文藝犯罪時代，厲氏除了屢次聲明自己是忠實的國民黨員而寫些小品外，文壇上並沒有什麼收穫。在長長的兩年半當中，廣州沒有文壇，也沒有文藝。一九三六年下半
年，由於政治局勢的轉變，中央政令統一，人民在長長的吸了一口氣之後，文藝也

復蘇了。然而，在廣州，文藝復興還是一九三七年的事。

(二)

這時候的主潮，便是全國一致的「民族文藝運動」，牠是揚棄而同時攝取「國防文學」與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」，當做一個總的指導口號而提出的。同時，盡着反對派的任務的，也另外有一部分的文藝理論。

這一年主要的文藝團體，有由廣州文學工作者協會、廣州藝術工作者協會解散後組織的廣州藝術工作者協會，發宣言簽名的有一百五十餘人，有由京滬南來的文學家和廣東的大學教授組織的唯生文學社。有集合一切優秀作家的廣東文藝作家協進會。有由日本留學歸來的文藝愛好者組成的努力文藝社。有中大英文學系的同人組織的世界文學社。

主要的刊物有努力文藝雜誌社的「努力」（民國廿五年十月十日創刊），中山日報的民族文學專刊（自廿六年一月一日起一連七日），前鋒劇社的「戲劇藝術」（三月一

日創刊），時代文藝社的「時代文藝」（四月一日創刊），廣東文藝作家協進會的「每周文藝」（副刊於中山日報），文藝周刊（附刊於粵報及廣州日報），唯生文學社的唯生文學（副刊於中山日報），世界文學社的「世界文學」（附刊於中山日報）。藝協小說組出版的「小說」，廣東文藝作家協進會，廣東戲劇協會和前鋒劇社合辦的「抗戰戲劇」。報告文學社出版的「報告文學」和其後變成的「抗戰文藝」，歐陽山自上海歸來後所辦的「光榮」，和廣州詩歌界所出版的「今日詩歌」，「詩場」，「青年詩歌」「廣州詩壇」。

（三）

無疑地廣東文藝作家協進會之成立，是廣州文壇劃時代的一件大事，在其所召集的「一九三七·二·廿八」的「廣州文藝座談會」中，更確定了廣東文藝界的整個路線。

作家協進會的宣言說：

「藝術是時代和社會交線的反映，同時也是社會的組織者和時代的轉輪人；藝術

術是大眾的號角，藝術是民族的靈魂。什麼時代就有什麼藝術，什麼社會就有什麼文學。但同時文藝還有其能動的性質，尤其在苦難時代，牠是大眾的安慰者，教育者和組織者，藝術是大眾精神的糧食，是精神國防的前衛。我們要認清當前的時代，我們要記取目下的中國：當前是崩潰期的帝國主義瘋狂地壓迫弱小民族，企圖世界之再分割，同時壓搾國內民衆的時代。我們的中國，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，為爭取生存，粉碎奴隸的枷鎖，用血來洗刷民族的恥辱。目前民族的利益，高於一切，怎樣鞭撻，怎樣圖存，是每個不願為奴隸的中國人應有的課題。圖存的唯一坦途，便是發揚我們民族固有的偉大精神，自力更生。在自力更生的運動中，以思想為基幹的文藝，必須把握了當前時代的任務，更不能忘記自己民族的意識，所以民族文化藝術的建立，已成了現階段一般藝術必然的傾向。我們所需要的文藝，是適合當前時代與中國民族性的民族文藝，是擴張我們反帝除奸的力量的民族文藝。我們要激發民族創造的精神，獎勵表現科學的精神，培養生產建設，闡發民族固有美德，

指導民衆正當途徑，呈現文藝應有的姿態。爲了上述的認識與使命，我們集合在廣東的一切文學家、藝術家，共同努力，凡非憧憬着封建盛世，與乎利用欺騙的各色漢奸外，一切的藝術家，都在這「民族文藝」的旗幟下統一起來。我們將傾畢生精力，團結文藝作家，從事民族藝術運動，建設民族文藝。」

廣州文藝座談會，出席的凡一百零三人。其宣言的要點是響應統一救國運動。
「民族到了生死關頭的今日，禦侮救亡成了每個國民不容忽畧的任務，爲了民族的生路，我們要動員一切文化的武器；而富於戰鬥性的文藝，決不是例外。一切文藝作家在「民族第一」的信念下團結起來，爲着自由解放吶喊，爲着真理正義搏鬥，預備爲大同世界的實現，而流最後一滴血，現在是時候了。」

「爲保衛祖國而戰！」文藝作家不單要清楚地認識這個理論，而且要在實踐中建立他們的勳績。……

在「時代文藝」中，方少雲氏歌頌着我們民族之偉大：